



我被蜜蜂蜇了下

□王林军

早上起来，到阳台上拿了双袜子，一只穿进，一只穿到一半，突感脚背针刺样的一疼。是袜子里混进了针头、竹丝？褪出来时，感觉袜子里有一团东西。心想，坏了，难不成是蜈蚣？指尖捻着袜头，向地上使劲一抖，竟抖出一只蜜蜂来。

大清早，就这么匪夷所思的，我被一只蜜蜂蜇了一下。

想起来，我已有很多很多年没被小蜂们蜇过了。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则差不多每年都有被蜂蜇的经历。这倒不是说，小蜂们喜欢蜇人，实在是我们这些乡野孩子太过喜欢“招蜂引蝶”。尤其是在漫长的暑假里，无所事事的我们，整日晃荡在村头巷尾、田间地头和山野河塘之间，不是摸鱼捞虾，就是逮蚂蚱、捉蜻蜓、捕知了，甚至捅马蜂窝。

记得我们乡下的小蜂，主要有三种。最常见的是蜜蜂，另一种我们叫马蜂，个头比蜜蜂略大，身子比蜜蜂修长，“嗡嗡”声比蜜蜂响亮，也比蜜蜂要“凶猛”很多。还有一种，个头是三者中最大的，全身乌黑，我现在忘了它具体叫个什么名，暂且就叫它“大黑蜂”吧。大黑蜂别看个头最大，却是三者中性格相对温和的，我们捉的最多的便是这大黑

蜂。

过去在乡下的村路两边，依次排列着各家各户的茅厕。那茅厕低低矮矮的，大多用竹子做的椽子，大黑蜂们喜欢在竹子上打个洞，然后把家舒舒服服地安在里边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到。那洞打得真叫个圆，我想把咱们村所有的木匠、篾匠们都叫上，然后带上他们所有的“吃饭家伙”，也比不上大黑蜂们赤手空拳打的洞圆润、圆滑。动物世界，神奇得很哩！我们拿根稻草，伸进洞口，一阵拨弄，然后拿个空瓶子，罩住洞口，等着大黑蜂自投罗网……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”，所以招蜂招多了，被小蜂们蜇上一下两下，自然是在所难免的。

记得被蜇最凶的一次，是一天中午去猪圈里喂猪。那猪肥头大耳、膘肥体壮的，我踮着脚尖、拎个猪食桶才费力地举过猪栏，它就拱头甩尾、大声哼哼着，像已经饿了八辈子一般猛扑上来，结果把猪食溅了我一头一脸，气得我找了根竹棒把它抽得“嗷嗷”乱叫。在喂猪的过程中，一眼瞥见猪圈旁的一棵香泡树上有一只大大的马蜂窝，几只大黑蜂正围着“嗡嗡”地飞。见个这么大的马蜂窝，手就犯贱似的

痒痒了起来，手里拿着的竹棒，好似也受到了某种召唤，在手心里猛然一紧。站定，瞄准，出棒，果然一捅一个准。扔棒，转身，拔腿就跑。忍不住回头，妈呀，一大群马蜂，如一个漩涡，似一阵旋风，在后头紧追不舍。一下，二下，三四下，也不知被蜇了多少下，只知趴在地下伸腿蹬脚地“嗷嗷”乱叫。

鼻青脸肿，肥头大耳，躲在家里好几天不能出来见人。人说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我们乡野孩子却是很快地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大黑蜂照捉不误，马蜂窝照捅不怕，任你蜇我千百回，我仍捉捅没商量。想想，在童年和少年时候，无知无畏的我们，曾经祸害了多少的“蜂蜂蝶蝶”！

也许是在袜子里憋闷坏了，也许是季节到了冬天，也许是刚蜇了我一下，自己也大伤了元气，总之这一只蜜蜂，现在正躺在地上瑟缩着。照我童年和少年时候的性子，不是一巴掌把它拍死，就是一跺脚把它踩死，但今天的我忍着它蜇我的痛，把它小小弱弱的身体弄到一张纸巾上，放在阳台温暖的一角，并在心里默祝它好运。人嘛，长大了，总该越活越善良，越活越慈悲。

亲情电话

□周波

夜幕降临时，我的手机就会发出悦耳的提示音。“该给老爸通话了”，我停下手上的事，随即拨通老爸的电话。

其实，给老爸打电话也没重要的事情，先问个好报个平安，这是通话的主要目的。接着就是你那边的天气我这里的气候是好了坏扯上几句，然后就是你身体保重我冷热当心之类的温馨话，告之一下做儿子的我预计几号到他那里去，好让他老人家边散步边把我接回来。老爸那里要体检、要配药，还有小区重要活动需要家人陪同的，也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，好让我心中有数，适当调整行程日期。

自从老妈去世后，老爸很孤独，又不愿住在儿女家。外地工作退休后的我经常去老家陪伴他，尽一份孝心，好在现在交通方便，两个小时就到了。不在他那里的时候，我俩就约定，每天下午5时左右，我俩互相通个电话报个平安。有时我先打过去，有时他先打过来，通话结束后各自准备晚餐。

刚吃好晚饭，妻子的手机响了，不用问，是女儿打来的。女儿在省城当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，工作繁忙，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，每次都是匆匆来急急归，唯一联系沟通的方式就是电话。一般下午下班后女儿会来电话，打她妈妈的手机，讲她医院里发生的那些事，讲她昨天快件收到了几个。妻子总是千篇一律地说着相同的话：“出门在外，保重身体，谨慎从事。”又问：“寄来的虾干收到了没？还需要些什么，我会快件寄来或下次来时带来”等等。

无论是为人子女，还是为人父母，一天中，总有个时间里，借着这样那样的由头打着亲情电话，电话那端传来的阵阵笑语，总让我们心里涌满了平安为福的欣慰，那源源不断的爱通过电波串联同步着，把我们紧紧地系在一起。

怀念母亲

□蒋树平

上周四，是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日子。一年来，她那亲和爽朗的笑脸以及谆谆教诲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难以忘怀。

母亲兄弟姐妹6个，她排行第四，性格活泼大方。母亲的外公家在我们村子里，母亲小时候常来村子里玩。我父亲是家中长子，自小就与母亲认识，慢慢地彼此种下了爱的情愫。

母亲有一颗感恩之心，心里有一本账。每逢节假日，她就跟我们4个兄弟姐妹唠叨：“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，特别是土地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家里温饱问题，三春时节不用靠借粮过日子了。”母亲还说：“这样的日子想想都幸福，我们要好好地感谢共产党！”

母亲有深厚拥军情怀，经常自豪地说：“我们家是三代人当兵。”1955年，国家颁布兵役法。母亲响应党的号召送夫参军，还作为军属代表在全县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上作表态发言，那时她才新婚一个月。每次提起这件事情，我总能看到母亲激情满怀，脸上充满自豪的样子，也仿佛看到父亲佩胸章，挥手与新婚妻子告别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往部队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；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；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感恩母亲，给了我生命，把我养大。母亲常叮嘱我们兄弟姐妹“做人要善良，做事要认真，家庭要和睦”，她的谆谆教诲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。

亲爱的母亲，放心吧！